



詩

終慕

邢志尹揮使有終慕卷張靖之郡伯序之詳矣間曰便風以書求益念亡友之不作嘉嗣世之有人俯仰慨然為賦長句

邢侯昔總海上軍將星一夕沈秋雲名即堯肖武且文陟岵之念忘朝
曠暮府新開向西浙喜乘樓船舊旌節舉目愁登閣武堂寄治憎房寸
心結海波東逝無回川嗣侯之孝人爭憐移却思勲報
明主聽取入歌終慕篇

維則軒

以川汪君思仁之居親喪也廬墓三載既歸而題其軒曰維則蓋
不敢取足于是而又以望其後之人于無窮也其于尚文求予詩
予方在哀疚中一切文事皆已謝絕而重思仁之孝為不可及勉

賦此篇

寒日下喬木回風動前軒憶嘗親在時於茲奉寒暄一朝事交作白玉埋荒園墓廬忍棲息三回見正元濃二春露寒凜三秋霜繁傷哉罔極恩恨不同九原歸來過庭處階草青更蕃載誦下武篇感激忠聖言高捐揭華榜求仁示南轅最爾子若孫求矢當為設雲山高華嶺水鳴潺湲相望不可即淚下空瀾翻

輓王端之

子茂材為儒學生

君來古歎會過我寒日松梅話小軒我到錢塘還訪子暖風花竹熱名園笑談追想如三宿鬼夢那知隔九原哀共慰君二莫恨紫霄離鳳符高騫

清明拜掃遠祖兵馬府君墓

府君

湮公之子唐李以一軍鎮休寧遂居邑陪郭官至歙州

兵馬先鋒銀青光

領軍大將軍白

同正員燕知休

寧縣事卒葬邑東阜土名知縣突嘗一見侵于異姓敏政率族人復之正其北域

高皇東半匝松杉百世英靈此秘藏古蹟未亡知縣突堅珉猶刻領軍衙司尊瀉露澆墳土殉劍飛虹貫石巖支下聞孫今白首元宗無力愧

朝衫

永思為夏璋賦

親恩誠用極子孝在終慕乾三奉豆登感二感霜露惘然一寸心萬古如日莫悖德者誰于上帝均所賦多君捐華扁常目若大寤顏田新敷督川陸市泉布時之見請益往之行却顧此心亦何心寧以勢迫故卓哉紫陽翁美以歙州路民生多秀良子得固有素敬身則天明保扶謹王度庶焉副所思芳聲障前步

文燦憲長親家將赴任廣東病中無由往拜書此奉別

碧山紅葉路參差靈節行當九月時五領使軺紫官轍一方民瘼重盪盪

司官清豈解持端冕

主聖無煩首者效多病不堪臨遠別浮雲空聚故人思

汪敦善以詹簿弟春草圖索詩強賦一絕不忍復觀也

滿地菲二綠張春多情長踐落花茵謝家風物依然在不見臨池染翰人

望雲思親圖

發源葉世榮居休寧有年矣嘗作望雲思親圖懸儒胡靜夫記之而因予所善勾一言其懇請之篤甚于市夫之逐利士人之求官予憐其志因為賦此

朝看雲出翠暮見雲歸山庭闈悵何許人子傷朱顏當年庭親舍千里念行役今茲遊親坐王時淚霑臆里需為作託良工繪新圖雖知一念性十室慙非夫夷之亦同人亞聖特相思老我寧失言珍重望雲扁

丈夫還發源

丈夫成化中佐予編刻程氏統宗譜二十卷貽範集三十卷凡七百餘板今復佐予編刻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凡千餘板志健力勤殆吾宗所僅有也春晝夏初斷還其里因賦此相贈且遺其再至云爾

多病劬書感二毛喜渠同志為書勞聊將簡冊酬斯世一任高賢笑我曹譜協歐蘇先繡梓文徵啟夏幾揮毫山堂與訂重來約莫待西風入縵袍

積慶堂

富溪宗彥道升里之善人也年逾七十有子有孫里人為顏其堂曰積慶論者以其名太府雖於賦畀予以為不然廉常喜新士之患也為作一律以解嘲不識觀者以為何如

總說堂名太府幾家不愧此堂名心因熟牧三倍義壘功深耗水九成揭日片言垂訓足履霜于古戒人明吟場莫恨性詩料滿耳鄉評即

頌聲

雪林為巖鎮汪道隆賦

夜下三尺雪曉起驚塵空萬木森玉立平原失西東有客來騁望如在
瓊田中名園渺何許飄蕭蕭就春紅感之思欲飛浩二凌天風何當格理
草挈我蒼髯翁

約黃司訓汝弄

和韻小詩送去訂十八日之約亮夢我之深明日早一至同備山
裝也

數莖白髮感流年三秀靈芝在目前何地與君堪一話雲巖高處絕塵

書喜昌蒲為進士乃尊賦

峯峯秀岫二清池下冷二上有萑歌苗瘦奪之苔青人言九節根食之
制頰冷云誰染翠葉奈登君手庭琴書絕清氣几席來餘馨重此百陰

非更數年茨蕘願致安期生相隨住巖局

山懼

宦途長舊山微名跡無勞問是非猶占剝應吾輩春佳時天遣福人
肥手栽紫木堪供酒醴稱青荷欲製衣循天囑君三十載却從遺老試
松園

每在山澤愛孺仙貌瘦心曠事果然露飽昭陽塵外客雪清吟骨匣中
賢義經筆錄三分注膳譜囊封十字纏他日浮立堪問道一簞容與鶴
分田

饒粹張君自號山懼名公珠玉之為卷者三矣君猶以不得鄙作為
歎豈高堂華熱水陸具陳而水殖野品亦不可少姑以備禮而止邪
寄贈嘉興水

績溪黃輝政予族道軒翁之婿也以太學生授湖州武康丞喜喜
水利適者改任嘉興縣事因書此贈之

君聖頻年水利多移官新寵向嘉禾庭堂雲後雙松在路及春前一棹
過人說老成堪佐今早折豐稔羅維料館務無限馳情處贈別言萎
老何

月桂圖

天風肅庭宇玉鑑懸清秋舞上金粟香湛上金波流鄰林亦何常志士
方黑頭須知 漢庭對草彼蟾宮道

郝詵對策時號桂林一枝後人美登第者必援以為比或者以月中
有桂又號攀蟾亦有置桂不言其後轉之失非一日也明生彦夫師
魯各以圖索題因出此見併致期望之意云

方侍御到京後寄題梅一絕併詠憲臺梅二律池和二篇

瘦骨水容不耐寒春花開落任悲歡天留一樹清溪上正為山人喜靜

觀

勝地清空絕四隣東皇亮報一枝春惜三香氣侵衣冷的二銜華入鏡

句誰道廣平非賦手直應和靖是在利山園亦有孤芳詠恰借君為賦
幾人

壽以川宗人隆八十

古顏真似澗松蒼玉立還同野鶴長當代仲車從耳聾有時弘景亦瞳
方小宗不愧端明譜晚境仍題慎德堂指日 詔書優六老為君先致
九雲觴

送王濟秀才還建德祖居初門

草堂初識面文采重王郎新稿香炊白跡桐葉墜黃家聲出江左歸夢
楚池陽莫起并州嘆初山是故鄉

送武康郭令

番禺郭君自德興移令武康考績上京師予族人文邦容其邑以
嘗受其惠因一言為贈且予素聞郭君之賢而不及識也輒為賦
此情見乎辭

武康賢令數時髦坐理朱紘不種挑六事妥當旌異選三年何止簿書
勞縉紳有待推華轂父老無煩擁畫撻竹馬况聞先業在君名蹟重
銓曹

壽葉時頭

葉君時頭隱居歛岑山之麓年七十矣歲十二月廿九日其誕辰
也精力康強眉壽伊始因賦此寄贈葉氏相傳為唐越國公法書
之後因詩及之

佳辰開宴水雲居白髮朱顏七十初太華嶺頭仙致藕小焦山下客停
車梅花破玉輪春早賞焚香青報歲除延壽想君家法在不勞重檢衛
生書

贈陸彥功醫士

親家汪君克成嘗有疾承陸君彥功藥之而愈克成深德之請予
一言為謝予素多病其所以德彥功蓋有甚于克成也因賦此

律附見鄙意

林杏飛香擁一廬往來都羨好心田譜方歛邑留先業方自忠州得世
傳醫國有名曾赴石牀人無筭不論錢蹇多病勞君久為客題詳感
昔年

慎德堂

邑雷溪孫君仁賓早失所怙以慎德名堂思致其孝也間持卷索
予詩予以旅整慎德語繹之正可為君之字不獨可以名堂也因
賦此貽之然予素不善韻語隨筆所成頗與平文互入雙聲疊韻
之體相類蓋其措辭乖刺不自知其至此也

孫君仁賓名一室揭慎德高堂揚淪亡恨莫報罔極時之瞻雲思往之
泣對客茲焉越吾廬啓卷真數墨吾觀感負言子字適可摘名居兼名
身外內兩竭力中心期無慙百作詎有忒爰同書諸紳庶足示孝則
寄贈江西段大參同年

皂蓋風行絕點埃 湛恩遙自日邊來
除書驛報新徽省 夾路人迎舊
柏臺南郡去思隨 處見西山晴色望中開
九重側席龍選他日還
應簡異才

年兄段公以忠前在荊州索鄙句病况交集又莫能應也今茲大叅
江右顯耀伊始輒賦一律寄贈致期勉之私匪獨以酬吟債而已

秋林書屋為汪尚文賦

四時佳致雜山房 却到西風趣更長
日謝故人來舊雨 夜便燈火入新
涼丹楓炫彩推書几 金桂飄香點畫牀
有待石林霜氣肅 聽君理瑟說
清商

族人抑昏更名詩

富溪族人有名昏字希遠者予直語之曰名以制義二以成禮古
訓也昏豈可以有署哉君請更之予諾焉既而思之君老成人二
之習稱也又矣不可以中改宜用徐無黨陳去非之例增其名曰

抑昏仍字希遠二者明之至也謂當抑其昏而希夫明之遠者廢
於古訓弗忤也君謝曰善且請為詩以告夫宗族友朋之未知者
昏二勇當抑明之力當希顧各一自勗往哲思同歸逸士號無黨賢人
稱去非相望富溪月旅又揚清輝

壽初門宗彥用仁七十

用仁於所居本善一作善和門有五峯號寶峰五柱用仁三子曰
吉治家務曰啓儒學生曰攷治舉業故詳及之兼致勉望之意云
七十年華髮未皤壽編衍處客來多玉峯挺秀鍾仙桂一里常豐數善
禾世德正分忠壯誦賢名宜入孝廉科薰風為致長生曲古調深慙擊
壤歌

十月廿六日病以酒下木香散文愈

何處堪尋却老方 等閒只有太和湯
調中即是仙丹母行血真為聖藥
王八節寒溫都可禦 一時惠善便相忘
莫將安樂窩中老 錯認北南朝

士狂

守約

西門汪慎氏以守約自名間携此冊來請一言居闕闕而有志于進修士之難也豈直求美于觀聽而已

守書作書謹守金亦金虜中有守約人居然邁凡伍三省孰知要一儉更師古華扁揭軒齋箴規仰鄒魯

方侍御受勅有詩見寄奉酬

金臺芳君士華以鄉魁擢上第 召自畿縣受監察御史莅職公

清負器遠大真一時妙選也三載考績將有受勅之榮輒賦近體

一律為行贈君故志雲先生元服之從子先生以詩鳴世而君實

嗣其傳不獨舉業吏事過人而已詠嘆不足申以一詩併致意焉

早年文價重燕山桓鮑心期伯仲間出按遠提高府印待 朝常肅紫

宸班 龍墀奏績衣冠擁 鳳羽推封雨露頒

天子聖明先納諫濟時勲業趁朱顏

玄英詩骨老雲巖衣鉢分明付阿咸寫景尚隨蓮社約觀風何愧柏臺

銜珠流丙夜光難定鶴唳清秋韻不凡健草如能耐衰朽新篇無情惠

泥緘

友竹軒

婺源族孫質字文夫一名彬隆嘗從予編校于南山竹院告曰所

為一室以事葺修未有號也敢以為請予為號之曰友竹軒古人

以君子比竹而加之友者視其比德以自輔也語曰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之名字與號實兼之矣且為賦一詩發其意觀者尚無

以予為善謹哉

勁質序二迥不群雨斑晴綠更多文平生獨立誰知已一日相期得此

君盟好自甘同晚節世情從薄似秋雲南山却望高沙路已覺清風兩

地分

棟莩聯輝樓

成化壬寅歲予會諸程作統宗譜發源城東程氏與焉城東之彥
曰士奇為邑庠生為予言其父處士孟通與其仲孟達季孟遠極
友愛構樓以居鄉達故翰林檢討陳克永先生為題其楹曰棟莩
聯輝未有記因請于予二諾之未有以復也久之士奇不幸物故
事遂中已然恒往來于心不能忘今茲南還始知孟通之孫檢孟
達之孫柏孟達之曾孫耀既檢之從子鰲並為郡邑儒學生益相
友愛有先世之風而檢數來申其請願予憂病之餘不能執筆為
記時賦詩三十二句貽之且以慰士奇于地下云

東閣有高樓為問誰所營人言蜚湖齊家聲重湖城環居數百指中有
三弟兄相將若鼎峙數此手足情朝讀樓上書須竟日和鳴夜宿樓下
牀共被如姜生坐令閱牆者望三慙分荆賢哉太史氏草樓榻新名斯
人去已遠友義重休負子孫襲遺矩學祖龍門程感彼棠棣花春風益

哭人

數載我日言宗譜君家實同盟任稱十六年老大嗟應幾幾公事如柴
星水瀉空明何時一登眺攬衣坐前楹對花說往事感賦令原行

遠上寒山詩意圖為汪楹題

偶爾拈來語更工景隨夫出愛香風白而紅葉寒山句早被人傳入畫
中

題自為墨梅

敏亨弟以墨梅相視乃予八九歲時所作也悵然賦此

墨本流傳四十秋不堪重省少年遊山堂雪後摩挲等處贏得寒花照白
頭

姪培本一名字詩

先尚書義毅入魯手擬諸孫名字以十數於海弟之予曰培本一
或疑其義有不相蒙者豈既冠以書來京師請其說予釋而得之
以告曰培燥土也夫燥為義為剛於性為陽在之則幾于所謂秋

陽以暴之者美然則主必陽剛也斯可建平一之基人必陽剛也斯可成克一之德謂道與本一之義不相蒙者弗思也柔者剛之反陰者陽之盪也以沮抑之士而望平一之基必傾以澆恣之人而求克一之德必斲一則純二三則雜一則吉二三則凶理也道尚勉于陽剛而陰柔是戒使其德之不進于純且吉焉不已庶幾無負名字之義而煥然有光于吾彙之後哉

小阮書來求字說筆翁屬汝在躬行雜然為學聖所戒誇處作基那得成立志要同莘上尹遺書休有洛中程一賦不盡千里意珍重先公手命名

游黃山約二三知舊

三十六峯天下奇萃空爾下遊期丹梯欲上捫參處石鏤還尋煉樂地詩刻定應誰賦好山靈莫笑我來遲一尊約與君同去正及天容未

將發值雨東同遊者

戒嚴同作者山行寒雨蕭蕭欲敗盟雨為後天回俗駕直須鑿數報新晴千峯盡洗供閒書百澗爭流府濯纓奇興不憂霜凜險在裝先賦一詩成

予與文遠為黃山之遊太守王公至古城相餞俾歌工二人侍行衛使又送鼓吹四人蓋恐以山荒寒藉此以破幽寂也道中賦詩用備解嘲

州將來從細柳屯郡侯同饒古城村鼓鉦直遣充前導絲竹分隨有賞尊公曲勝將寧此過軒轅遺跡到今存半生少慰煙霞癖王謝風流故並論

潭渡過黃孝子家

崑崙溪口淨無沙正及前朝孝子家石表舊碑存劫火樹圍新廟鎖烟霞遺芳煒青編在世事悠二白日斜來往客途驚鳥晚臨風無計寫

香茶

少溪有懷承之亡友

里巷重來似隔春斯文情重欲震中空
泥漫殘兩舊壁題名掃暗塵子弟尚傳三禮學功名耳負百身身事涼最是少溪水鳴咽酒
送人

題延壽橋

水上新橋卧兩虹延齡題字刻西東
自慙不是題橋手都入行人指笑中

王推府許同遊黃山忽至港口告別

公暇來乘半日閒却將遊券負青山
刻溪自熟君家例莫怪中途言雨還

陰晴誰

一路肩輿走少遲一日陰晴豈難定
等閒陰後一晴天公向客難

情陰催吾詩晴縱目情景相爭兩俱足
天上陰晴那可常人世匆二間亦忙大晴我忙竟何有不如隨樂傾卮酒

宿楊子寺有先公題詩刻

先公曾此駐安車屈指年先二十餘
老衲屢更新寺主閒雲長鎖舊巖居
尋緣邂逅山中客感昔摩挲石上書
與雨畫廊疑立久不禁清淚濕衣裾

聯鑣來過遠公房一上高樓百慮忘
坐近虛簷同聽雨已翻宿火自添香
上人作供時兼酒學士談禪欲借牀
為報登臨須早發
兼夜理山裝

將入黃山冒雨至揚子寺獲觀先賢
刻感詹文之佳持文賢呈祥請飭新樓
遂與二三親舊同宿得律詩二章留
寶壘間用備山中故事時弘治丁巳十
月七日也

石壁嶺有感王推府之去

石梯危磴遠羊腸千仞峯頭一線長自遣吟身來試險回車先見牧羊

陽

擬出黃山路遠圖湘嶺遊客言何如清風景絕相伴怪石凌空起飛泉噴雪流山靈莫相競一郡兩儂州

宿芳村謝氏追咏先公留題韻

樹遶芳村路山行復此過人來傷舊雨書法想元和軒蓋慙先世林泉負宿痾庭蘭諸謝在能誦昔時歌

先襄毅公往歲遊黃山宿芳村謝氏值雨留題命二十三年矣賦字繼至亦在雨中謝氏諸郎能誦舊詩不勝感懷去韻一首以識歲月

云

黃山觀湯泉及龍也小憩祥符寺

敬徵雨淨纖埃重我登臨一慶來山姓尚臨軒帝現詩韻佳繼誦仙

才雲扶絳節中天起地拔青蓮四面開熬禁半生真浪跡不知鄉國是蓬萊

四山回合駕飛橋似隔雲間萬里塵靈氣半天浮海市龍雷平地起風潮雲中鶴吏春鋤藥月下青童夜弄蕭疎上鹿臺成底事却將奇絕付

漁樵

崖石如圮虎豹關仙家真在白雲間九州圖畫誇護勝萬古乾坤只此山丹白甲餘香門上水泉分出水瀉上手摩蒼鮮看題刻先正高風不可攀

因貪高絕已難名寔態分明是化城巨木幾年經魏晉片雲隨刻送陰晴林開忽見僧堂古嶺盡時逢石棧平山上雪飛山下雨始疑身世半

空行

黃山遊券既償古詩下章興文遠萬里彦夫別

郡推即告去州將亦辭還勇哉三天夫追隨入深山屢衝溪雨寒不畏

泥途艱行上時峯麓劉爾非人寰亦林二殊沙泉六二共焚為製塵中五千
載一笑開心顏知己正不多同服同鄉開會當謝一見結屋霜林間與
手分淨社覽勝同瞻翠相看感云暮乘此三日閑得盃飛明發解袂清
溪灣

輓富溪族人西疇處士

西疇一夕夢南何長嘆浮生若逝波龍老定歸者舊傳漢庭誰入孝廉
科薦新有子悲鮮和擊壤何人續舊歌聞說富溪埋玉處才栽樹已
婆娑

帕一方為汪廷器母陳孀 八表之賀物雖薄然其中有福
壽字共三十數祝望之意則有在也

轉枝花裏織文多持捧高堂魂綺羅福壽共成三十字馮人添公慶生
歌

贈春回尹

寧波喬君改名進士知婺源縣事考績還任過我山堂疏酌之餘
晤言甚洽而君之尊甫迎養在邑不可留也別後賦此奉寄少凡
鄙意云

上最初書荷 龍光歲年政事古循良沙堤學堂青雲彥闕里人迎墨
綬即竹葉上堂供拜壽梅花沿路照歸裝為墓清切儲名久幾日
徵書出建章

李侯新作秋水亭可望松蘿請山客有遺之沈石田畫者止會
此意

慕地蘿山為寫真石田畫素妙通神間來秋水亭中生便是丹青箇裏
人

題吳季良所藏戴文進山水

丹青價重錢塘戴一幅湖山為更工高閣倚空凌夜斗長橋分水架晴
虹勝道地接呼猿洞舊隱人思放鶴翁彷彿畫船春載酒綠陰啼鳥路

西東

古賢圖四絕為臨塘婿范稔題

伊尹

三聘幡然出有莘畫圖下載見風神南巢董夏桐宮放豈是臨期徒辨

召平

金貂併與世塵空老圃餘情寄鄭東莫笑種瓜生計拙此心原慕采薇翁

賈臣

雪林樵擔屨双有士有窮通節自貞贏得馬前愚痛厥快心堪笑亦堪

嚴光

一竿名重子陵難風景真宜入畫看却恐祿多歸計好羊裘衣落釣磯

寒

執注道公

端黨論文二十秋布衣無競雪盈頭諸望久奉詩書教我族能同翰墨
博愛拂梨雲歸海島半葉松雪徧鄉裝歌一曲無由致情逐繡溪水
共流

木美山房

新築幽居掃蕪風望中林壑勝西南題名借得歐公語留與漁樵作美談

覽翠亭

孤絕東峯草亭偶來登眺俯巖高不知眼界寬多少天外芙蓉畫眉青

葆真軒

白雲深處小開軒手閱南華卷太元靜坐不關身外事任他車馬市塵

喧

慕橋為孫文模賦

一樹靈椿六十圍，秋風回首嘆人非。繁陰翠面行歌地，不忍重看舊舞衣。

兩飄風射八千春，一日青兒樹身何事人。不如樹百年，賜斷倚人。

臘月望日至南山治裝北上梅花盛開獨酌花前懷然者作

手種寒香十八年，盛開長是得春先。江天幾放尊前醉，水月從教畫裏傳。正色向予無冷暖，繁華隨爾競升鉛。莫言頭白輕相棄，水雪交情晚更堅。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二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三

詩

奉詔北上留別諸鄉舊

山堂三載病夫身，簡用長餘未了因。恩重有勞催北上，才非那克替東巡。蕭院竹難離我的，江梅欲笑人珍重。友朋相餞意不辭，傾倒渭城春。

別鄉友

山下郵亭半掩門，故人迎餞一開尊。東風別路遙相指，隔岸人間是鄭村。

宿水西寺

匆：行李欲趨朝，更向山中住一宵。野衲似驚來舊雨，舟人相慶得新潮。行分曉色鐘初動，睡足春風酒半消。前路不堪為別處，浦雲江樹隔河橋。

世祿堂為績溪仁里程佐時賦

重對青山起畫堂義兼君父兩難忘槐塘業在清風遠花縣人歸白晝
長聚族久題仁作里傳家真守墨為莊百年肯構還相勉世牒無慚洛
下房

弘治戊午春正月十三日舟次淳安春霖不止進士維揚張君
鳳舉方知縣事以燈節燕子酒後賦此紀事兼致謝意

令尹相招作上元連朝春雨客心煩逢看漁火乘村暗不見星球照市
繁宦鞅未須驚節候人情猶喜近鄉園太平風物揚州盛贏得清宵一
晤言

具慶祿壽堂

一周花甲到生時春溢庭闈髮未絲慶舍雨晴鷓送喜逢壺風便鶴傳
辭問安長擁握衣士調膳仍多潤筆資儘釀泮宮池下水年增入九
霞卮

為文模題西坡卷

青山一路繞青溪別墅分明似瀼西何日杖藜奪北阮手摩新竹更留
題

東田

泮隣有居東有田上結屋窮遺編水雲四擁足漁樂更闢小圃臨回
川可漁可圃未宜稻傍人莫訝非東阡租魚課蔬亦田爾何必鉅艾求
豐年鳳池猶子遠大器雅志伊葛非徒然一朝射策取上第高才萬選
如青錢分符早帶勸農字牛刀小試青溪邊廊廟大用多自此窮達肯
為時情牽行人三日坐春雨筆青膾玉勞相延官箴民瘼幾傾倒故鄉
此地猶奉應知異縣簿書暇時遣舊樂歸鳴絃官舟斜日重君意不
情為賦東田篇

張君鳳舉世居泰興亡友中舍世璉之從子也所居學宮之傍其東
有田數畝君嘗構畫屋其上四周多木可漁有小圃可蔬因以東田

居士自署求志之時也。今君舉進士高第，茲作縣淳安，達道伊始，向春念故居窮達不易者之所為也。子北上道出青溪，阻雨，君語及之，且請一言因軼賦此。而蓬窓鮑脆，人事倥傯，疾行善步，惡可得乎？其不足為羣玉之倡可知矣。

弔劉竹東後賦此

春泥半擁蓬扉開，蕭蕭翠竹如新栽。百年老友不復見，舊雨故人空一來。南郢歌工罷瑤瑟，西湖詩校生青苔。感懷欲去重回首，黃柳白鴉增暮哀。

南京戶部主事王君彥奇作浮橋于上新河之鉞關

上新河畔結新梁，南國爭誇粉署郎。涉險不勞憂競渡，行人何止便徂商。凌風畫鷁衝鱸近，鎖岸晴虹亘水長。有志濟川身更壯，遠期功業重鵝行。

塘西行樂詞二首

斗山族孫秀榮，鬻水浙之塘西十五寒暑矣。子夜過焉，小飲舟中，因有此作。

春雨橫江夜繫船，阿咸相語亦欣然。太平隨地堪行樂，一住塘西十五年。主權官清樂事多，歙州山水蔽官河。憑誰為譜新吳調，翻作塘西估客歌。

贈都憲彭公

笳鼓東風擁使槎，三吳隨處建高牙。璽書帝付新臺命，宦譜人傳舊相家。令肅官曹羞篋篋，心懸農事樂桑麻。文襄况是西江彥，及取功名鬢未華。

安城彭公彥恭，自少司空易都憲，巡撫江南諸郡，兼總餉事，蓋廷議之公。

聖天子之特命也。東南受福，將自此始。僕有一厘之寄于屬部，而通家

契分慶慰尤深相遇姑蘇無以為禮勉賦鄙律一章奉贈致愛助之意于萬一云

司馬司訓延至閩門裏劉氏園亭夜酌席上有作贈石田先生舟行一月濺春泥偶到城西似漢西客裏正難祛俗累市中何意得幽棲亭當竹外疑曾到路繞花間步欲迷却喜石田同夜話每容新綸買

送太守文君赴温州

幾年南國事攻駒一日榮乘五馬車管轄文移先到海登臨詩刻尚留滁同官煒多新契行李蕭只舊書萬里壯圖應有待清霜纔入鬢

毛初

出守温州羨此行永嘉賢宰舊知名山川不待披圖閱老穉從教夾路迎車畔雨催農事足筆端風掃簿書清春來定續西堂夢為遣詩郵入

郵城

長洲文君宗儒初舉進士宰永嘉以政績卓異召丞太僕于南京既而值家艱不出者久之永嘉之人思君不置而公論亦恒在君遂有温州之命君猶遲如不屑境于世故者其視汲宦途惟恐後人者相去遠矣會予被命北上道出吳門乃賦二詩勉其行君弟宗嚴亦舉進士予考秋闈所得士也今宰郵城故詩及之

郝侍御作餞惠山

曉入青山十里遙夜分晴雪未經消身徬午火猶生粟面拂春醅稍帶潮苔石句留泉上刻竹爐香沸木間容茅冠鄉曲情如海不奈東風促

書規

題畫

綠陰橋下水潺湲手弄春盃卧看山北漫又從塵裏去披圖真羨野翁閒

次韻贈象謙侍御

舊言分明重六廉冠新望士初厭關河雨足千艘快海國風清萬竈
嚴九澤有防先節費三邊無積正需鹽長淮南北巡行地聽數臣時策
幾泰

遠別相望路幾何重逢驚閱歲華多老子再入圖書府羨子長優政事
科兩岸顛風吹驛柳一帆新雨下官河留題正寫忘年拜敢向詩壇鬪
伏波

象謙予同年友孔昭地官之子舉進士知浦城有異政甲寅歲相見
京邸嘗賦詩期之五年矣今以侍御受命巡鹽南淮兼督河事值
予北上得會廣陵酒罷出應寧憲副之作相視請繼一言因步韻二
章為贈兼致別意應寧句險語妙而鄙作差次其後不稱可愧哉

桃源行為揚州王彥平太守題畫

前村雞鳴後村應四山如城石無磴男耕女織自春秋不許世塵通一
徑繞溪種桃無雜花十里五里明朝霞穿花作路記來往秦唐不到山

人家捕魚深入者誰子鳴榔忽過青山趾溪亭老翁疑且驚失路何人
誤來此小問市朝經幾主客云有晉今太康邀歸戀一作雞黍在指悠
悠悲海桑異事流傳寧復再神仙已遠丹青在昌黎有作誠得之餘子
雖工亦何達我嘗三復柴桑吟桃源楚地幽且深楚人讐秦不相屈忠
義誰明千載心竹鶴老人年九十點染生綃墨猶濕楚江山水晉風神
却似身曾到原隰維揚太守開別筵披圖細玩春風前興酣一討武陵
史為君改賦逃秦篇

題郭總戎畫卷

林霏山色有無間展卷聊乘幕府閒一笑對君指病目恰如歐老在平
山

諸公詩案一圖間十六年來似等閒

天子聖明公力健早將名字勒燕山

被召北上與總戎郭公重會淮上再閱是卷不勝惘然賦二絕以

紀歲月

古椿絳桃圖

百丈靈柯立青鉄一簇仙花綴紅雪天然異種如二難故向人間闢奇
絕綠陰下掃黃塵空花氣入水香冥濛等閒閱世動千百萬木幾許驚
秋風行臺作壽淮南道堂上爭看畫圖好稱觴正得汾陽孫下筆還歸
石田老大夫六袞心炳丹腰帶橫犀峩豸冠仙李分桃作春色相甚真
椿同歲寒北春色交無已甲子重添一籌起樹腹長隨壯節堅花容
似助醜顏喜西垣諫草應不磨南國甘棠遺愛多活民有功天所與綺
筵不用還舟歌

總戎郭公請石田沈君繪古柏絳桃以壽都憲李公而學士西涯先
生為賦長詩情景俱盡秋官分司主事李君復索予言：豈足以
步郢曲之後哉然都憲公與予同出南畿素重其人情有不能已者
倚玉之笑固不暇計也

窓新糊喜晴偶得一絕柬鄭萬里

新紙船窓似雪蓬晚晴初上夕陽紅披圖為客題詩句稍類南山竹院
中

次原搏少宰詩韻

渡江已半月終日勞實饑夜夢江上山恍若浮盞面覺來啓蓬閣千里
橫一行逢青出綠髮忽爾天外見明詩券落隱畫屏獻安得一往
登赴我雙足健漁樵日來去過眼不知羨珍重瓠菴入偕此泉石願
予每過江即以山少為憾故有去我青山如避俗及只從圖上看青
山之句今觀原博少宰詩適會此意水部來君伯韶以是卷見閱因
和一篇

輓襄陽何太守原

其子徐州守
宗禮索賦

故山埋玉幾朝昏何武雖亡美譽存八袞鶴齡關上壽兩回
鸞誥沐殊恩政聲獨步儒兼吏經學相傳子又孫定有史官增立傳莫

綠衰此為銷魂

題雪洲卷

船窓子披雪洲卷王子作圖滕子篆殘編亦有賦兼詩入眼平生驚一
見澄江叔度真高人曠視百世非常倫浮槎獨抱江海志草履不露京
洛塵漁翁笛裏歌聲闕春到梅花幾愁絕諸公久作地中仙一洲慢存
圖上雪分司使者都水郎舊物所寶非青箱撫時懷古三歎息彭城北
去春流長

江陰夏君如山以冬曹主事分司徐州予過之出其曾大父雪洲卷
相閱嘉歎之餘賦此

贈夏主事

迎養紛馳水部書行庖仍載武昌魚推封指日來光寵過客長時間起
居白首愛看陶母傳春風頗試老萊裾後園多種忘憂草歲看花奉
板輿

別良佐學士

臨清河下遇學士良佐先生赴南京視篆舟中少叙殊不盡又聞
之懷也次韻王汝大理一篇明日來別良佐下東昌而予則入瀛
海滄州之境矣

相逢初慰別來情無奈君南我北行猶似一燈分禁直不知雙棹艤臨
清江山此日歸題品臺閣他時待踐更莫為話長憐夜短明朝岐路隔
滄瀛

夜泊河西務京兆楊君恒叔携酒見過別後賦一律奉寄不棄
衰散和教為佳

驛舟見訪開春酌促席論詩清夜徂閩中舊數才子池上今看孤鳳
雛花分燭地落銅剪聲沸茶香聞竹爐推蓬送客得奇賞一天明月窺
平蕪

贈侍郎鄭公

戶部侍郎鄭先生考績還南京適敏政北上解后潞河之許晤言甚洽而先生乞歸之疏一路相傳欽羨無已謹賦近體一律奉贈
少寓三十四年詞苑未契之萬一云

東風吹綠漲平蕪彩鷁乘春向舊都禮學共推周柱史家聲無忝鄭司徒三年獻績承
優寵兩疏求歸激懦夫老大相逢愁遽別欲將宮錦博離酌

贈方太守士華

侍御方君士華之擢守淮安也值予被召北上得會潞河之許輒賦一律奉贈念君往歲嘗按南畿枉顧南山竹院觴詠終日其情好至今不忘也因詩及之

北望紅雲半日程我來君去不勝情一麾命下初分寵三尺臺端久得名春雨綠蕪新別意南山脩竹舊詩盟遙知不負疲癯望淮水東流足頌聲

送張庭毓赴南京大理評事

一尊擗鼓發官舟千里薰風屬壯遊
恩拜兩京同雨露法操三尺自春秋
雕情轉盼蒼龍闕勝覽遙經白鷺洲
遠繫共期君聽取江東原日重名流

吾郡張君庭毓以麟經舉進士第擢文理左評事赴官南京遠器宏施實昉于此然維桑之評有不能遽別者因賦詩贈之

篋墩程先生文集九十四卷

考序記 墓誌銘 跋 贊

聖裔考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
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而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
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
生三子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
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
言孔子般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般紹嘉侯尋進爵為公
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
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
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
世生損和帝永光中徙封褒尊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于漢亡俱

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傳再世
生震晉武帝太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
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
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
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奉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
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崇聖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
為崇聖侯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
國公渠再世生嗣哲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後元帝南
渡者為太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至于隋亡又并失傳矣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燧
之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
有灑掃戶孔未欲冒龍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秘養
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

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弟宗願嗣仁宗嘉祐中以組蓋不可加後人改
封衍聖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以弟若
愚嗣復為衍聖公若愚傳其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
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
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
措金末崔彥作亂降元遂并傳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
者為太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无子乃召洙俾嗣
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
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
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正天下之大
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為萬世法而况其後人奉世紀可不
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既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
出于一時之訪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

已則南宗猶為近之蓋南宗出于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則其疎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為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為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于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効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璠始受逆豫之命而終于胡元之朝所謂因褒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

蘇氏禱杙序

人皆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學術邪謬足以亡人之國而不知有眉山蘇洵及其二子軾轍之罪浮于安石倍徙也夫其罪之所以浮于安石者何哉安石尚知三代為可法而蘇氏以湯武為篡弒安石尚知莽操為可罪而蘇氏以荀彧為聖人安石尚知以明道為忠信而蘇氏以伊川為姦邪必欲殺之而後已諸如此類皆儒者所不敢言亦不忍言而蘇氏偃然自聖不復顧忌其絕天理壞人心罪不可勝誅矣蓋安石之禍

禍一時蘇氏之禍上萬世子朱子生蘇氏之後其知之特深故凡見于言語文字之間者斷二乎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其所比于抑洪水驅猛獸却我狄蓋好惡之正出于天理之公為後學者所當世守也今去子朱子之後益遠而為蘇學者益盛竊不自揆謹取子朱子平日所黜蘇氏之言萃為一編凡近世諸賢其議論有合于北者悉附其後題曰蘇氏禱杙以寓除惡務本之義嗚呼後孔子而生者若孟子之距楊墨韓子之闢佛老朱子之黜蘇氏其功蓋同而世有未之知者楊墨佛老之禍顯而易見蘇氏之禍深而難測要之則持叛聖人之道者也故常以謂楊墨佛老之學如劇盜蘇氏之學如美色其禍皆足以殺人然劇盜之禍人得而避之美色之禍則陷其術中而不悟者也繕寫成卷兩為之序以告學者而首以安石為言非怨安石也所以懲蘇氏之惡云爾天順五年龍集辛巳長至日晝

送吳君肅清知臨川縣序

董子曰守令者民之師師夫師所以治民師所以教民也我朝垂示守令每郡縣輒為兩亭于門外大署其榜曰申明曰旌善人多忽之而莫知其所以名者夫申明講書舊章政之本也旌善使人與行教之所由生也今之言政者乃指任教為迂闊言教者亦指任政為俗吏之二者皆非也政教者輔車之勢焉可廢其一哉予疾吳肅清時赴臨川令諸常所往還者相與餞之都門外而推予為之詞嗚呼政教之說夫人能知之而况吾肅清其必有不言而契者矣獨以臨川在古為巨郡則請尚論其世以與肅清商確之臨川先賢莫盛於荆國王氏象山陸氏然王氏之治以利為先非吾之所謂政也陸氏之學以禪為宗非吾二所謂教也王氏當國廢春秋而不以設科陸氏早年詆朱子而與之立敵類非後學所敢輕議者今肅清以春秋取士第而又生於朱子之鄉茲之往也能不嚴所趨而慎所擇哉草廬吳氏亦出臨川然其論政則在義後利為學則尊孔黜墨雖間與陸氏相出入而其畔道

者寡矣肅清尚求其遺書而讀之庸以施諸有政而迪其士民務與古之儒吏同科以不負

列聖垂示之明訓庶幾諸君子贈言之意乎若夫報政而來旌異之典臺諫之權皆肅清所宜有者不預道之以為諛也成化十年甲午中秋節假日

翁樂堂辭序

邠閩邑南康處士志高之年七十也凡親疏之族老壯之友內外之戚稱觴祝壽遠邇畢至有請予記其翁樂之堂以致慶者矣在邑之善和程氏曰儒學生啓復以文為需予固辭曰言不可若是其贅也而其請益堅曰處士與啓之父用仁叔用亨相友四十年故啓兄弟亦得與處士之子佐從子价輩篤世講之好甚久宗長宜無靳一言予不獲已而思之得其說以告曰在詩有之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所以祝其人者至矣而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

歲眉壽無有害其言之諄復不厭其祝之再三不已誠以其人之賢也
宜壽故詩人美之不一而足焉如此則予於康慶士之壽雖欲已於言
豈可得乎然慶士孝友之德淑慎之行所以增輝先人垂裕後昆揚芳
里開者予前已述之雖更僕不出此矣所以壽慶士者其實後之都讌
集之豐禮意之勤倦亦可謂極一時之盛矣若然則予於慶士之壽亦
何煩於嘒而後為快哉顧先民有云情動於中而於言之不足故永
歌之於是乎諧聲而播之於樂今去古遠矣大音既散詞曲繼興奏之
閭巷之間以為善人吉士之勸亦有不可盡廢者焉慶士誕辰在五月
二日有嘉令筵核穀維旅長者奉盃酌而升少者操几杖而侍心豫體
休澣融二光二介壽二俱自今伊始乃為辭一章昇啓俾繼壽之際付歌
童調之以侑觴慶士能樂聽之而登一日之歡于翕樂之堂則吾宗之
所願望于慶士者亦庶其少副哉詞曰
翕樂堂中七十春松喜津二鶴喜二洋二薰風開讌慶生申主也精神客

也精神角黍蒲觴漸及辰節又更新曲又更新期遐筭比靈椿不是
堯人誰是堯人

逸菴行樂詩序

歎良民雖多以向杲為望向杲之吳雖盛以宋校書友堂先生為望友
堂者晦菴夫子之高足弟子也友堂傳十二世為逸菴君廷馨端偉碩
裕能奉其父之遺訓而睦其弟昆納交一時知名士為鄉閭所禮重
以輸粟賑饑荷恩例有冠服之榮而無職守之責乃以逸名菴有子曰
鑑能克家其友之夫曰方岩將親所以壽君者乃請石田沈氏作逸菴
行樂之圖且乞縉紳士夫詩以副之奉以請予序予讀之竟則為之憮
然曰世降俗偷人之去道也益遠故有逸於其身而勞其心者有勞於
其身而逸其心者身心之逸勞相乘而人之德偽繫之矣若逸菴君則
因勞其身以逸其心者歟予觀諸君子之詩皆徒知其逸而不知其有
不逸者存焉爾周武王受冊書之戒退而銘諸凡席諄諄乎敬息義歎

之間衛武公作神戒之詩以自箴而尤致力於慎出語敬威儀之頃考
之當時二武昔年九十餘而不自暇逸者如此二其卒皆以聖稱而記
禮編詩者謹取之以垂訓後世者也逸菴君生文獻之後淵源考亭讀
法詩禮今年週一甲而力善不勤其有慕於斯乎夫既以承其先施其
家其心休二其體愉二脫江湖之險而享溪山之樂擊壤于豐年正位
于卸射優悠太平將自茲始宜乎聞之者有取於其人而詠歌之也彼
利趨而欲征以求逸其身而勞其心者讀君樂之詩考逸菴之行其不
慨然有感於是乎惜予被二召入朝行李載道不得舉一觴于菴中以
求君之所以為逸樂者始序之云爾

慈壽堂記

女婦之德莫大於慈而其福亦莫先於壽修其德而不獲乎福者理之
變切其福而不本乎德者事之倖值也之變不能備諸已得事之倖不
見齒諸人二者一由於天一繫於人亦繫於人者其本也然則人其可

不力其本以聽乎天也哉君蓋其在 而不得諸天在女婦固不失為
賢淑在丈夫亦不媿為君子然所以為可慶之地實無夫求其德與福
兼入與天符若以川孫母桂孺人豈非其人乎其以慈壽名堂而未亡
林之歌咏有以也儒人出富溪碩宗婦以川孫君以善為士和處士之
介婦孫民鼎盛日漸以隆孺人務諸婦妙內勤職業豐甘旨潔滌滌以
孝事其舅姑故以善君兄弟得畢力於外致貴克業隆以豐碩孝友名
其鄉孺人不為無所助以善君守道而近孺人撫三子深茂森育底于
成時茂未授室督教之甚力遣入儒學卑習舉子業曰此汝父之志也
宜勗之於入試必送之門喜頌其捷反室又憂念其苦及不偶而婦則
加慰勞但日在已者不可不勉在人者不足計也三子者奉訓唯謹居
庠泮則為佳士遊江湖則為良賈宗姝稱之鄉鄙榮之歲時奉會于堂
承頌頌志唯恐失其懽慈孝之真天倫之至未易一言語形容者諸君
之聲詩或詠興以寓其頌祝或婉言以勸揚其盛美蔚乎粲然視古詩

人之凝岡陵頌壽母者誠不多讓孺人壽將六十予族姪師魯於茂有
麗澤之空閒集諸詩章成卷請予記其事致之茂以壽孺人予以壽期
尚數歲雖諾之未暇為也時服闋赴二召命師魯舟餞于浙之青溪復
申請曰孫孺人之壽期誠遠然預致以整吾情宜無不可者於是乃還
慈之出於孺人者有自然之懿壽之獲於天者有必然之徵其視直理
之變得事之倅而無可慶之地者相去何啻霄壤然則三子者之力學
幹蠱異日所以為慈壽之榮者亦可以前上矣則宗工鉅儒且將有不
一之書以為斯堂重三言特為之兆爾是為記

雲溪程氏宗賢祠記

雲溪程氏宗賢祠之將建也其族之禋曰用高奇璣志弘倡議于族老
士新孟高等既而相與詣南山請質於予二是之繼具其事曰子縣時
三山李君文暉以前監察御史知休寧又嘉許之且給帖坐名任事以
急其成功乃弘治丁巳夏六月也於是士思用高奇璣馮金哀林以經

營之而真身德昭奇珏奇肆廷芳等率眾為之佐開明年春正月而工
訖儒孝生天錫嘗授子游且以予同出唐郡倭公後持錯列狀來請記
焉值予服闋促裝赴

召命雖諾之未及為也水途遇暇始克取狀而締閱之以始遷祖唐節
史中丞都使公濬主祀其中其列祀自宋歷元以及 國朝凡八十人
其諸宗賢生雖異世出則同宗或發身科第或舉自賢良或典兵柄而
盡節義或居要位而竭忠誠或官郡邑而福澤黎民或主師席而克成
士類或肥遯立園而孝友昭聞要其出處雖有不同而其功業德善之
有光于前裕于後者又豈有異乎哉是宜予孫立祠侑其世次第其行
名以列祀之也雖然是祠之建固足以見其崇德敦本之心李君之與
人為善九足以見其化民成俗之意後之人誠能酌幽香而起敬觀遐
躡而與思處則善其道於已出則推其道於人而於斯祠之立豈不燁
然為之有光哉否則雖日陳饗豆時事駿奔不過按常典叙昭穆而已

其於所以立祠之意哉何其不孤邪詩曰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後之志於繼述者宜有味於斯言其宗賢名之列以行不以時為先後者叙昭穆也悉列于左方故北得以畧云

臨瀟縣儒學訓導程天爵墓碣銘

天爵既葬若干年其子奇嘯始以其族人逸民所為狀來南山請銘其墓上之碣子抱病倚廬而於一切文事皆謝去既而服闋赴會與副檢裁之召其族弟天錫從予游亦屢以為言官每暇日始克取其狀而序之天爵諱貴先世居篁墩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後至唐御史中丞公濶以保障鄉井拒黃巢領兵駐東密巖遂居汝川從孫杭唐未分兵鎮婺源陀川後嗣東密巖將乃居臨溪杭十八傳曰宗者號無庵為泰軒之後遷居汝川泰軒實中丞十七世孫也宗生強二生謙字士益號益齋永樂中率賢良仕為福建監課大使君之祖也父友賢字孟清負向學售爽不群別號蘭谷娶處士俞新民女有懿行君生資

稟異常經書過目輒能成誦年十七充郡庠弟子負業春秋先諱桂字永秀以犯王牒諱故湯避之閱五載補廩饑天順戊寅丁內難受業干祚門汪公回顯既而復入新蔡從汪君瑞游而業益進壬午起復慶入鄉試不獲薦以貢上京師子始獲識馬講宗好叙昭穆富字予為叔子深幸吾族之有人如君者不易得也銓考及廷試俱在優等授福建汀州府儒學訓導時槐塘族人熙同知郡事雅知昌知府餘姚徐君璿亦愛敬甚至暇日與教授廬陵段寬以詩酒相款洽謂道之實不常行之中以出淑身以此教人庶乎無媿古人矣清譽雅望端然為一時師儒之表丁酉以外艱去任服闋改授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儒學訓導訓誨之篤不異于前巡撫都憲常州盛公分守參政李公俱知其賢而遇以殊禮知縣缺負兩檄署之成化乙巳以未疾告休及抵家號居易每病少間則倘佯泉石間舉天下物無足動其中者是歲孟冬舊疾

復侵謂其兄鍾菴曰吾其不起乎陶旬餘頽然如醉而逝乃二十日也
成化丁未十二月甲申薨重之上嶺月形背亥面巳距生正統丁巳五
月十三日配同里汪以廉處士女淑慎慈惠克修婦道子男一人即奇
璫也娶里之趙氏女女三人長適閬川畢葵次適涪田朱岩旻三適同
里范某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君子素莊重有古人風度讀書必欲措諸
踐履故口無戲慢不經之言身無卑汚苟賤之行其始為士以友居官
同儕自以為不及遠甚惜山於斯而已嗚呼悲哉銘奚可辭銘曰
猗哉若人古之君子言無可擇行無可訾既薄乎仕亦留其年爰為之
銘昭彼重泉

書大孝重定本後

大孝章句朱子所訂且為格致傳補亡有大惠于後孝朱子既沒矩堂
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櫛于經傳中米及正爾王奉車氏若水慈
溪黃氏震魯齋王氏礼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

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異而於第十章亦
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為定本而未能也非所
暇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錄出如右他日獲放歸田當再加細釋
并訂其注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還其舊者悉加釐正以俟
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否也

唐翰林學士承旨劉公依仁像贊

公諱依仁祖居彭城唐末官翰林學士承旨出守江南因亂
遂家休寧其後世有顯人詳載縣志公裔孫文信間奉其遺
像請于贊

儀容端肅器識敦淳翰苑論思陳所蘊以致乎主大邦出守推所得以
澤乎民為愛山川之秀麗爰居休邑以終身大昌厥后良本乎仁此所
以雖傳世之既遠而畫像之如新也

宋秘書丞若思江公像贊

此宋秘書丞若思汪公之像也其世孫存仁以其叔文發輩
來京師奉以請予贊

儀貌恢顯手神秀異為越公之聞孫實將作之難弟問李該博而弘深
文章淵浩而精至讜論之陳以允愜乎上心官次之膺也荐歷乎中秘
惜乎用未究其設施之才業未酬其平素之志所幸生其久而居其鄉
敢謂知其人而論其世也邪

歙嚴鎮旌義汪溪雲翁像贊美華士和儒
學生釋之父

髮鶴三顏醜三言温行質礼恭意和晚年三選松菊壯歲五湖烟波
貧濟乏義孰能过是宜烏紗銀帶受恩之重芝蘭玉樹集慶之多也

歙

孫母程孺人像贊如明

質如玉潔氣若春温婦行之淑母道之敦既儉以勤至老不諠亦慈且
仁愛及外孫年及而往懿德靡泯降庭只終古若存

歙信行方德貴處士像贊

威儀秋肅氣宇春和身範一鄉之俗胃涵万頃之波不驕不吝無倚無
頗性欲濟人而利物何心衣紫以鳴珂六旬既迈及鼻未瞠是宜享子
孫之孝養而來善慶之繁多也歙

與程尚宅避暑城南郊園晚歸聯句書扇寄汪廷器

避暑歸來踏晚凉郊行不意意相將蟬依綠樹秋声近馬脫紅塵野趣
長柏手醉怜人似玉洗心清愛水如霜浮三良舍真能哉莫借吟鞭畏
夕陽

壽程母唐孺人九十

歙庠生仁世居槐塘宋丞相文清公之裔於予為族子中夫
所怙其祖母唐孺人年九十母朱孺人年五十俱無恙在堂
生與二兄一弟奉二母甚謹嘗後予求詩予嘉生之孝且喜
二孺人之晚福未艾當見其孫子之顯達為有日也為賦短

歌一章致慶禱之私云

蕭二白髮明朝暎融二丹頰如春温膝下雖無彩衣子目前喜有鬪牙
孫子婦來歸本華族半世孀居謝膏沐時二湯藥尚親嘗夜二衾裯奉
姑宿君家孝德如有傳君家慈壽天應憐六親次第獻春酒晚節頌比
松筠堅我郡槐塘推巨姓一孫况說才華盛青雲有錄待他年
恩典還看表重慶

上大守先生何公書

明公下車初曾以諸生乃樞趨拜見仰窺忠

君之念愛民之心待已之操發於警衆之詞者凜如嚴霜明如皎日不
待施之政已使人毛髮森聳心悅誠服逆知其必大有所作為高山
于尋常作郡者遠甚也又令諸生各陳事可與革者以為德政之助
誠大舜不自用之盛心也然螢燭之光何益於日月之消埃之微
又豈能有補於滄海之大哉終不敢以末瑣為嘖者非負明命乃循

分量耳縱有所陳又豈能有出於施行之外邪其默、無容於言宜
矣居任踰三載威行惠流利兵弊革百務并其大者正郡門以破
俗術之說立規模以壯畿輔之勢拓獄基以嚴囚犯之禁壘軌譖以
杜夙火之虞絕私謁以清請託之源作士習以增入試之名簡詞訟
以息刁健之風飭屬吏以重貪污之戒凡若此雖古之郡守號循良
者尚以為難今明公本之身加於民推於政故声色不動而事集答
楚不加而民化有本之學固如此哉宜乎上蹟天官而褒然居一時
賢守之先也藩臬之陞臺省之權指日可待祇恐吾徽人不能久專
其惠為可憂耳曾屢欲通姓名以傾注向仰之忱但府臺嚴邃勢分
懸隔故進退不敢以徑情也曾早喪父母稍長忘其孤苦頗知向孝
適先族叔學士篁墩先生謝政里居收曾於族子中而教之在門墻
者十餘年因與其子錦衣千戶璫輯錄先生平日之所作為文集百
有餘卷歲之家顧本縣近已選刊二十四卷而所遺者尚多曾近已

具疏倡募本郡有文之家及仗義之士捐工食刻梓以補其金雖已
妄意肇工非得明公為一郡之主者一作興之求能就其緒終其事
蓋亦難矣且是集評者謂純粹絕達有裨道理世教明公肯一垂意
玉成之賜以雉文冠其首昇是集得以布天下傳後世非特曾一人
之私幸實天下後世之大幸也則天下後世知明公仁政之暇而能
留心於斯文如此豈非仕優而學無所為而為而尤為世不易得者
哉曾冒昧具此并所刊疏語一通躬賫上塵台覽不勝悚懼待罪之
至倘蒙念死者以及生而特賜矜允焉則感幸莫大矣

正德元年十一月初七日休寧縣儒學廩膳生員程曾頓首再拜

本府行各縣文移

直隸徽州府為梓刊文集事據休寧縣儒學廩膳生員程曾呈前事
切見本縣故學士篁墩程先生文集一部中有

青宮直講

經筵講章數卷深得古人啓沃之道下至一切應酬之作皆有關於倫
理世教茲已倡衆肇工鉅梓奈卷帙繁多工程浩大難以就緒欲協
本郡有文之家捐貲樂助共成是集緣曾一人之身難以徧達今謹
將刊印疏語一首并各縣詩文目錄一卷呈乞賜行各縣拘集有文
之家論今樂助庶先達賴以表章後學得以承式實為便益等因據
此參看所呈有闕文教擬合通行為此牌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照
依牌內事理即便拘集發去單開有文之家每一人則官以禮勸諭
每齎一章資助銀二兩或一兩五錢每詩一章資助銀一兩或七八
錢若成是集本縣就將銀收貯照各出銀數目申報本府以憑差人
領發刊印施行若有愚頑不聽勸諭者亦要明白聲說毋得含糊遲
延不便具依准繳牌須至牒者

右仰休寧縣准此

正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委吏吳英承

篁墩集後序

此我篁墩先生集也先生居
館閣三十餘年製作之富流
布天下天下之人莫不愛而
誦之少師長沙公謂其宏博
偉麗成一家言質諸今日

殆絕無而僅有則先生之
文為可知矣先生沒稿留於
家者百二十卷族子曾嘗選
其文之粹者以白邑尹大庾
張君九達刻而行矣觀者
猶以未得其全為恨於是曾

復上書郡守博羅何公歆
公曰此予責也遂取篋壘文
集而刻之汎嘗洒掃先生
之門謹序其後嗚呼先生
一代人直家也文翰雖其餘事
而抱負之宏造詣之邃蓋

將於是不微如萬斛珠璣一
筆敷匡時之大畧宗紀受跡
一考訂千古之大疑續修宗
元鑑謹叢函春秋之大旨附
註心經考合朱陸之道則又
深探理學之大原至疏宗

儒龜山楊氏從祀孔子而斯
道之大統以究

詔視學議真而不獻而敬先
師之大禮以明請以

德祖比周后稷

太祖

太宗比周文武百世不遷奉祀
懿祖歲暮禘祭

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奉享
而

宗廟之大典以定以國初佐命勳
舊泯而無傳非所以昭先烈

乃策兩漢故事以祿食其後
而君臣之大義以隆以四配大
賢之考位文廟庶下為未安
請別建祠以祀叔梁紇而以
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
而父子之大倫以正凡此皆先生

學識之過人足以濟時而濟
世不但華國而已柰何忌
之者衆使先生不獲大用是
可慨也雖然遭時諛沮在昔
賢聖有不免者豈惟先生
然哉噫先生不可作矣而

其文之行於世燁然與奎璧
爭光巍然與嵩華爭高此
又可見君子之所恃以不朽
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而復
何憾哉復何憾哉

正德二年丁卯冬十有一月長

至日門人承德郎南京工
部主事祁門鏡山李汛謹
序



筆墩文集終



